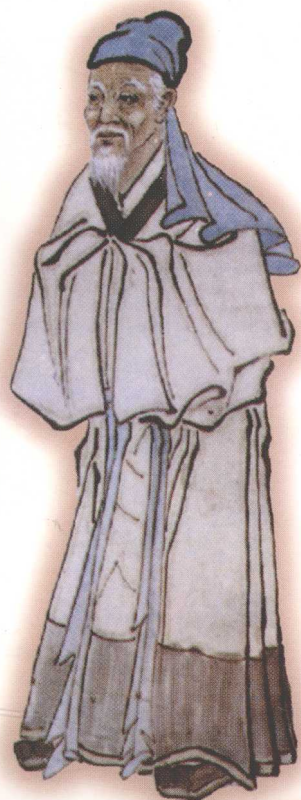


司

马

光

长篇
历史小说



张恩忠
张武虹 /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传

崔华方

张恩忠

张武虹

著

司马迁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山西古籍出版社



司 马 光 传

张恩忠 张武虹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 1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57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80598-251-1
K·63 定价:19.80元



庞醇之光县访友 司马池谨年生子

目 录

第一章	庞醇之光县访友	(1)
	司马池僮年生子	
第二章	吃核桃鸣兰巧脱皮	(15)
	说谎言神童遭训斥	
第三章	六月六万众庆神诞	(28)
	喜中喜君实播英名	
第四章	过栈道利剑斩蛇蟒	(36)
	游名胜起誓报苍生	
第五章	皇室郊祭成大典	(50)
	臣家补官弟让兄	
第六章	邵不疑投靠张尧佐	(64)
	司马光初会欧阳修	
第七章	御花园天子宴新贵	(81)
	相国寺进士订终身	
第八章	姑苏城贤妻佐夫	(98)
	西湖畔良母仙逝	
第九章	上忠言忠臣遭厄运	(114)
	尽孝心孝子选坟茔	
第十章	老元帅真心荐栋梁	(127)
	小贵妃假意惑君王	
第十一章	知谏院弹劾张国舅	(143)
	遭贬谪风雪太行山	
第十二章	并州城学士拒纳妾	(162)
	忽里堆元勋中诡计	

第十三章	司马光九辞知制诰 宋仁宗三赞股肱臣	(181)
第十四章	袒肺腑君臣生死别 赠重金幼主助书局	(200)
第十五章	王安石入朝筹变法 司马光御前陈忠言	(211)
第十六章	辞要职慨然离京 访贤迹险遭不测	(235)
第十七章	游龙门群贤毕至 卖老马主仆动容	(252)
第十八章	司马光呕心独乐园 刘道元沥血南康镇	(265)
第十九章	任宰相兴利除弊 听忠言从善如流	(287)
第二十章	温公墓千古之谜 杏花碑万年佳话	(310)

第一章 庞醇之光县访友 司马池谨年生子

宋天禧三年，整个京东路陷入了绝境。酷寒和饥饿笼罩着这片广袤而贫困的大地，几百万苍生如同濒死的困兽在盲目地四处流窜、寻找生路……

大道上冰雪封冻，死寂沉沉。那些印在地上面的歪歪扭扭的黑色脚印，像是捆绑在田野上的锁链，勒得大地喘不过气来。不少饿死在路旁的尸体，白天刚被大雪覆盖，夜里又为狼、狗刨开。殷殷鲜血，森森白骨，令人目不忍睹。乌鸦老鹰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它们往往一哄而下，狂啸着，落在尸骨上边，凶残地啄着，发狠地争斗着，绘出了一幅人间生灵互相残杀的恐怖图画。忽然，风雪中传来了急骤的马蹄声，受惊的飞禽们又一哄而起，飞向天空。这时只听“铮”的一声响，一支利箭，映着雪光，弹出弓弦，闪电般射向鸟阵。遂有两只乌鸦凄厉地叫了两声，垂着双翅，沉重地跌落在雪地上。就有三匹骏马流星般赶到。为首的骑者名叫庞籍，三十开外年纪，着绿色官衣，细眉大眼，矮壮身材。他一挥马鞭，声如洪钟地喊道：

“庞忠，快下去看看。”他的右手还提着那弯嵌有虎头铜饰的硬弓，在白皑皑的雪原上如同一尊威武的塑像。

庞忠翻身下马，跑步拾回两只死鸟，举起来叫道：“元帅，你真神了，一箭双雕。”

庞籍飞舞着两道剑眉说：“可惜弹劲奸佞诛杀国贼却没这么容易。”

本来庞忠和站在一边的庞诚正想借这一箭双雕的话题，再向他们这位心情郁闷的庞老爷说些能开心的事儿，一听他又提起朝中弊端，便都缄口不语了。只见庞籍抬起头来，亮着炯炯

双目，极力透过笼罩在面前的暮靄望着混沌的原野，问道：

“咱们这是走到了什么地方？”

“回老爷，已经进入河南光县境界。”

“呵，好好好！去光县县城。”

“老爷，我们的行期——”庞忠小心翼翼地提醒着。他知道眼下离皇帝指定庞老爷去延安路任经略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若是再耽误了行期，就又会给他的政敌王钦若他们留下了把柄。谁知庞籍听罢却豪放地大声吟诵着唐代贺兰进明的名句：“人生结交在始终，莫为升沉中路分。”先自打马飞奔而去，马蹄下溅起了一簇簇破碎的冰雪。

庞籍熟悉光县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和那些生性厚道的苍生父老。他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任县令。

那年豫东鲁西春夏无雨，河水断流，春难下种，庄禾无收。直到立秋之后，才落了一场透雨，一些侥幸未枯死的禾苗，这才伸腰生长，勉强抽穗。忧心忡忡的庄稼人本指望秋粮有所收获，免去今冬明春的饥寒之苦。不料，中秋节的前一天，黄河突然决口。滔滔恶浪，如同脱缰之马，一古脑儿淹没了九州十八县。房屋倒塌，人畜哀号，死伤无数。那种凄惨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斯时，庞籍正为光县县令，因为他早有戒备，所治境内才没有遭受水灾。但从山东、兰考等地涌来的难民，成千上万，呼天抢地，搅得他日夜不能合眼，吃睡全不香甜。郡有流民愧奉禄。这些难民虽说不是他辖治下的百姓，可都是一条条人命呵！他身为朝廷任命的父母官，解黎民于倒悬，责无旁贷。在那些奔波的日子里，没有人能认出他是当地的最高的行政长官。他成天吃住在难民堆里，安排部署救济粮食、衣物、住所。夜里回得衙来，还要支撑疲惫的身架，处理不少诉讼事端。人常说，心闲生余事，饥饿生盗贼。在他的廉明勤政的治理下，光县的民风一向是很淳正的，虽然没有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地步，但不少地方的百姓重新吟唱着汉代的歌谣，诸如“王世容，世无双，省徭役，盗贼空”、“蒙阳令，有异政，修立学校人易性，令我子弟耻斗讼”等。这都是他前不久在微服私访的途中亲耳听到的。当时有个同他为伴的县尉很动感情，他说：“庞公，我此时此刻才明白了你挂在正堂中间的那十六字条幅的深意。‘政如冰霜，奸轨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是吧？”庞籍对答如流，面带喜色。

“正是。”县尉又说：“如果天下的父母官都能如庞公一样廉政尽责，爱民如子，那咱大宋的江山何愁不如铁桶一般。”

正在他千方百计，竭尽全力救济从灾区涌来的难民之时，从他的山东老家寄来了一封家书。庞籍展纸一看，流下了热泪。信是家父写来的，原来他的故里已被大水彻底冲毁，乡亲父老亦有十之五六死于水祸——“多亏你妻娘家极力拯救，我和你母方免一死。吾儿在外为朝廷尽忠，父母并无责备之意，只是盼你能回乡一趟……”那灰暗而粗糙的麻纸上似有父亲的泪痕，庞籍看后心如刀绞，十分难受。但他一时又不能扔下这一团乱麻似的光县，回去省亲。

他只好为把熬煎埋在心里，咬着牙关，又经过一段没日没夜的繁忙，总算把光县的事情弄出了个眉目。这时大水已经退去，他把募捐来的救济款和自己从俸银中挤出来的一部分钱财，很细致地分给了那些回乡重建家园的难民们。那些原本无家可归、死里撞活的人们双手颤抖地接过光县县令亲手递来的盘费，无不感激涕零，口称再生父母。那天夜里，庞籍在家备办一桌酒菜，召来几个幕僚，一面酬劳大家前一段的辛苦，一面为他将回山东做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众人这才知道他的老家遭灾惨重，亲人正在危难之中。更加敬佩他的品格和自持，同情他的遭遇和苦衷。县尉当即为他安排好了马匹、侍从等起程事宜。庞籍准备翌日起程。

次日五更，他的一位驿丞朋友却先派人骑马给他送来了消息：有京差前来下诏。原来真宗皇帝要召他立即回京。这位驿丞名叫马伯骐，和庞籍原是同榜进士，后又同他一起来到京东路任县令。只因其人秉性太直，得罪了州官，才被革职，当了一名驿丞。事后庞籍亲往安慰，要他暂且咽下这口气，等到世界清平时，再腾双翼。马某十分感激。此次特派人前来报信，一片苦心可见。

庞籍身为朝官，知道圣命难违，只好放弃省家的想法，急速应召入京。

离开光县数载，梦里几多萦回。牵肠挂肚的总是百姓父老。在这贪贿成风、奢靡成风、王法有形而难行的非常时期，他们的生死又将如何呢？庞籍颠簸在马背上，心头早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司马池是他进京后亲自向吏部推荐的光县县令。此人是个公正廉明的君子，原在京城任职。听了庞籍至诚至善的诉说之后，甘愿放下清闲的京官，携家带口地在危难之时前来光县就任，也算是个心怀苍生的朝廷忠臣。但他生性软弱，为人谦和。庞籍总是担心他在关键时刻镇不住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趁火打劫的歹徒。

临近县城，风雪加剧。这天恰好光县逢集，一群一伙的难民们，瑟瑟缩缩，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他们手里提着空空的篮子，或者腋下夹着烂毛毯、破口袋，圆睁着一双双饥饿绝望的眼睛，在寻找着能够充饥的食物。街市两边的铺面相当冷落，十有八九都严严地关了铺板。往日摆在小东关、大十字、西门外的麻花、油糕、羊肉胡卜、凉粉、糯糟、烧饼、锅盔那些最为北方农民青睐的熟食小摊，如今也只剩下几堆倒塌的炉灶和冷灰。世道荒乱，偷盗成风，任你给价再高，摊主们也不敢在街头冒险了。那些饿红了眼睛的饥民们一旦看见可以充饥的东西，便会一拥而上，不顾天理良心地给你来个一抢而空。

县城大十字街有个钟鼓楼，太平年间，晨钟暮鼓，曾给百姓们留下居家的安全感和生活的乐趣。在那砖砌的墙壁上，今晨贴出一张光县县令告示，跟前立即围着些能够识文断字的人。有人在念，不识字的人，也停下步子在倾听。人们在荒乱年头总是敏感而好奇。谁也希望能有个突变的契机来改变困扰自己生命的厄运。

今岁春夏大旱，粮稼无收。十室九空，百姓饥饿难挨。本应商民同舟共济，度过难关，却有一些不法粮商，乘机哄抬粮价，牟取不义之财。为拯救众生于水火，本县特令，凡上市粮米一律平果，不得加价。如有违者，严惩不贷。

光县县令司马池

大宋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这位父母官倒是想得挺周到的，只怕是文章好写事难行啊。”有个貌似乡间老学究模样的人，念完告示，随之又发出了一通感慨。

“是呀，那些发年谨财的粮商们刁得很哩。”有人附和着。

穿着便服的司马池此时就站在人群中间，听到这番议论，他苦笑着同跟在身边的两个衙役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色，便按照预定的路线，快步向设在大石桥旁边的粮食集走去。

谁也看不出他是光县的父母官。那年司马池才39岁，但看上去却老相得足有五十出头的样子。眉目倒是很清秀的，且时时射出两道精明的善良的光束来。身子骨儿却是很单薄的，分明是营养不良的样子。面孔显得有些清瘦，颧骨突出。司马家族的远祖是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祖上原籍河南沁阳县，至北魏传至司马阳，做过东征大将军，曾显赫一时。赶他离开人世时，司马家族已被战乱的浪潮冲到位于山西南部夏县高堠里，将军的尸骨也就被后人埋葬在土厚泉深的峨眉岭上。此后大约近两个世纪，司马家族鲜有为官者。其三世祖司马林、二

世祖司马政、祖司马炳均以布衣终其身。至北宋初年，池父司马炫才考中进士，步入仕林，官为耀州富平县令。

司马池还有两个弟弟：司马沂和司马浩，而今都留在老家从事农耕。为了大哥的功名，小弟们甘愿牺牲自己的前程。为了保持祖宗的清白传统和对得起两个纯厚诚实的弟弟，司马池为官一向清政廉明。他和庞籍原是笔墨过从的挚友，互相都很尊重对方的人品。

他之所以来到这远离京师的光县为令，完全是出于对庞籍爱民之心的赞同和效法。他想以自己的风范和政绩，回报朝廷的隆恩和朋友的信任。

粮食集上这会儿正拥挤。卖粮人少，买粮人多。争购抢购的心理驱使人们如同一群搅乱的蚂蚁，只是没头没脑的冲撞。有力气的人强占了孱弱者的位置，高个子挡住了低个子的视线。吵闹、哭叫、骂娘、哀求，沸沸扬扬，甚嚣尘上。

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个个显得骨瘦如柴，气力不足。他们先自败下阵来，只好站在一边叹息。倒也不全是因为没有力气，细听他们的交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底气不足。人常说：腰里缺铜，不敢硬行。

“粮价又涨了。”

“比上一集又贵了一半儿。唉，老天要饿死这茬人了。”

“不是说皇帝派粮车下来救济百姓嘛，怎么反而粮食又涨价了？”

“你听谁说的？皇帝老儿吃饱了撑的，管你们这些咸淡事？”这老头儿是个脾气刚烈的主儿，说完还愤愤地吐了一口痰。

司马池一行三人混在人群里，听着人们的纷纷议论：

“如今这世道，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那个姓司马的县令，光出一张白纸黑字的告示，能顶啥用？要说还是早先那个庞县令管事儿，常常微服私访，神不知鬼不觉。犯禁的事儿

只要碰在他手里，非让你带上法绳不可。”

两个衙役听到这里，向司马池使了个眼色。司马池只是微微一笑，不加理睬。他向就近的一辆粮车挤去。

一个老者正余粮。他衣裳褴褛，面带菜色，那个流着清鼻涕的小孙儿，用嘴和两只小手，帮他张着口袋。孩子腹内空空，在凛冽的寒风中索索颤抖，手一松，口袋合住了，粮食哗啦一声泼洒在地上。那老者不停地埋怨着孙子，赶忙蹲下来收拾。站在车上的卖粮人大声催促：“快一些，还有一斗。”说完，提起口袋倒了一斗，另一个用刮子一刮，斗中间显出一个坑来。就在老汉忙上忙下的时候，卖粮人手脚极麻利地在斗边一拍，端起来倒进了他的口袋说：“掏银子。”

老者战战索索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数着碎银子。

司马池上前一步挡住老者，问那卖粮人：“这谷子多少钱一斗？”

“10文。”

“司马县令明令告示，荒年凶岁，应该互相周济，不准抬高粮价。你等为何要卡斗抬价，违法犯禁？”

“哟——”那卖粮人个儿粗大，一脸横气。此时又居高临下地站在车盘上。他见司马池衣服破旧，脸无福相。估摸着对方准是个生在穷乡僻壤，没见过大世面的酸秀才。他心里不由暗暗发笑：但凡这种人都是上了孔夫子的当，贫穷而认死理，一辈子没出息。实在不屑与他再费口舌，便声色俱厉地向那买粮老者喝斥道：“你快付钱吧，还等什么？”

“只给他四文银子行了。”司马池声音虽然不高，却显得极有威力。

老汉不太相信地看着他：“这行吗？”

“你敢！”两个卖粮人一起直起腰来，捏着拳头，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跟在司马池身后的衙役立即抢前一步，站在县令的左右喝道：

“大胆狂徒。你可知道他是谁？”

“是谁老子也不怕。”那个粗壮的卖粮人仰着脸，鼻孔里喷出两道热气，显得十分傲慢。

“他就是本县县令司马老爷！”

正在买粮的百姓们，一听说县令司马池亲自出面在粮集上制止粮商私抬粮价，就如同久旱的日子里听到了一声响雷，立即围拢在司马池的周围，愤怒地痛斥着这些黑了心肝的粮商：

“为什么私抬粮价？”

“你还要人活不要人活？”

“没收他的粮食。”

“惩办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奸商！”

在如同火山爆发般的众人怒吼面前，刚才那个显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粮商一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旋即，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只听他呵哈狞笑一声，“嘶”地一声拉开外衣，从怀里扯出一块明黄色的三角旗子，镶着黑狗牙边，哗啦一声抖开，在风雪中飘拂。众人定睛一看，其上赫然写着“钦定张号粮商”。

“你们可给我看清了，这一溜粮车的主子可是京畿道的张大人，当今皇帝的至亲。慢说抬点粮价，就是马踏了这光县小衙门，你们又敢怎样？”

“放肆！”两个衙役听这粮商出言不逊，蛮横无理，觉得县令受了侮辱，呼地从怀里扯出铁链子，便要上去拿下。司马池却是面不改色地举手制止了他们的鲁莽。他两只细长的眼里射出正义的凌光说：

“皇帝早有诏命，不论公私粮商，凡入灾区之境，一律要按当地官定粮价出售。”司马池见粮商被他说得语塞，这便又进而

晓谕道：

“你们既是皇亲，更应遵守皇帝的旨意。来呀，将这些粮食全部按官价买下。”

“哼，我谅你个小小光县县令没有这个胆量。”虽然事已至此，但那粮商有恃无恐，仍然显得桀傲不驯，摆出了一副你奈我何的样子。

司马池这才勃然大怒，一挥袖子喊道：“衙役，拿下这两个狂徒，扣住他们的粮车！”

两个衙役这就上去捉拿粮商，粮商抬起脚来，踢翻了其中一个。这时，其他几辆粮车上的歹徒全都从粮车中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拒抗缉捕。还是那个为首的胖子拧着粗眉毛说：“谁敢侵犯皇亲粮车，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场的百姓们眼看司马池他们寡不敌众，处于劣势。一些仗义有胆的便举起扁担、棍棒与其格斗。原来这些人素日都是些杀人越货的歹徒，一个个武艺高强，心狠手辣。一时竟拿他们不住。呼喊厮杀、哭叫、逃跑。粮市上转眼乱成了一锅粥。好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被人群撞倒在地，连呼救命。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庞籍一行的注意。拦住一名百姓问清缘由，便驱马速速赶了过来。这时司马池正在扶持一个跌倒的老汉。庞籍原本是个功夫过人的儒将，庞忠、庞诚亦是名贯京城的武艺高手。只听庞籍沉着地喝了一声：“拿下歹徒！”庞忠和庞诚便拔出腰刀，旋风一般卷了上去。那几个歹徒一见身着箭衣的京官禁军，先自有些心虚，再看他们个个以一当十，出手不凡，便想抱头鼠窜。衙役们一看有了援军，自然是士气高涨，哪容他们逃遁。很快，便将歹徒全部擒住。其中有些家伙不免要遭受百姓们义愤的拳脚之苦。只听他们称爹叫爷，苦苦求饶。

那个为首的歹徒跪在地上，仰目看着身穿五品官服的庞籍，不服气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庞籍凛然答道：“本官姓庞名籍，字醇之。龙图阁大学士，延安路经略使。”

“老爷既是京官，就应维护朝廷利益，保护皇家粮商，何以反助当地草民的气焰？”

庞籍轻蔑地冷笑了。像眼前这类狐假虎威，以势欺人，钻朝廷空子，唯利是图的奸商痞子，京城多的是，也是当今朝廷昏庸腐败的一种必然结果。对这些损人利己的败类只有狠狠地打击，毋须再讲更多的道理。便喝斥道：“你们瞎了狗眼，敢在你庞老爷面前口出狂言？我为朝廷命官，理应以社稷百姓为重。尔等为非作歹，天理难容！”

那几个粮商，被他训得哑口无言。只好一个个垂下头来，发出一声声恶气。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庞籍如从天而降，司马池真是惊喜万分。他双目湿润地拉住老朋友的手说：

“醇之兄，你可是光县黎民百姓的大救星啊。”

庞籍是个帅才诗人兼于一身的人，他重感情讲义气。听了司马池的感谢不置一词，只是随口吟诵了一首李白的五言诗作为回答：“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岂云惮险艰。”

司马池会意地点头说：“庞兄稍候，我这里安顿一下，请到寒舍畅叙。”

庞籍豪爽地一挥手中的马鞭子说：“把奸商押回衙门处置，粮食全部平糶给老百姓。”

司马池对衙役们说：“就按庞大人的话去办。每人先给两斗，严防有人乘机囤积。”

惩治不法粮商、限额平糶粮食的消息很快便随着凛冽的寒风传遍了光县的大街小巷。百姓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在朝家里走去的路_上，司马池看见不少百姓或挎筐篮，或提袋子，欣

欣然直朝粮集奔去。

听说庞籍是从山东省亲回来，要去边关任职，司马池又急切地问他，为何进京不久又要去边塞任职？庞籍长叹一声说，先是京西路大地震，房塌屋倒，死人千万；后来京东路又遇凶灾，饥民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百姓乏匮无食，朝廷理应体恤下情，紧缩开支，减免徭役，这样才能朝野上下同舟共济。让天下休养生息，恢复元气。谁知当今朝廷听信王钦若之流的谗言，大兴寺院，拜佛崇经，耗费惊人，徭役苛重。他在工部停了一段，只见尚方所造金银之物日渐增广，侈靡之风日渐增盛，国库藏帑日竭，民间怨声盈天。他连连上疏朝廷，皇帝毫不理睬，觉得如若受此暗气，还不如身赴边庭，为国效力。纵然战死疆场，也比在京城做个行尸走肉好。

司马池只是点头不语。庞籍是个血性汉子，开口便是肺腑之言，令他感慨万端。但街上毕竟不是倾谈的地方。只见他领着众人拐进了一条窄小的巷道。原来这光县历任县令的家眷，都住在衙门大堂的后边，即百姓们所谓的二堂。那里房屋轩豁，窗明几净，院里种着花草，甚是雅致舒适。庞籍当年也是住在那里的。他问司马池何以搬进这么个偏僻的小巷？司马池回答说，那地方是公衙，只可由他和县尉用来办公、读书，居家并不好。他的阖家老少租住在这里，一可避免公私不分，二可避免“夫人问政”。

庞籍捋须点头，心中佩服他的清廉。但又笑笑说：“至于嫂夫人问政，却是多虑了。据庞某所知，嫂子出身名门闺秀，一向是恪守妇道的。”旋即又很关心地问她近来身体可好？司马池告诉他这两天她就要分娩了。庞籍沉思地说：“降生在这么个凶年凶岁，也算是难为孩子了。”

来至一个普通的院落门口，司马池停住了脚步。这是一座很寻常的砖砌的门楼，院墙低矮，墙头上积着白雪。再看大门